

HUA RUI XI LIE 花蕊系列 ④



有你不再寂寞

于晴著(台湾)



有 你 不 再 寂 寞

〔台湾〕于 晴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 01 号

有你不再寂寞

于晴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6.5

字数 130 千字 印数: 10,000 册

1996 年 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7-01253-0/I·329 定价: 7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烛光里，星空下，无尽的相思与无尽的憧憬，由于有了你我不再寂寞，你给生命投进了一线线光亮，使黑夜短暂，使我的青春焕发光采！



张凡只不过来了一个月，她不但一眼爱上了她的表哥，也爱上了这儿的环境，国外虽好，千比万比总比不了这儿好，尤其是那些洋人脸孔，看多了不好看，看久了更不好看。

难怪她千里迢迢的飞来找男朋友，的确，表哥的帅气也没有使她失望，问题是表哥对她还不够热情，她曾经在很多静静的夜里研究过，得到的结论是表哥是中国男孩子，自然比较含蓄，比较保守，其实，这也是一种美，像外国的男孩子热情和随便得让人吃不消，也没有多大意思，有些事情，尤其是爱情这玩艺儿，比较难得到手才更可贵和令人真正陶醉。

只是天天等表哥放学回来，也不是很好的滋味，有时候，她的表哥还不准时回来。

今天，已经是晚上九点了，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表，又抬头对了一下墙上的钟，一点儿也不错，九点整，因而，她又胡思乱想，莫非是表哥在外有了女朋友？

这一想，她可一阵心酸，这么遥远的来，却不受她所心爱的的人重视，岂不悲哀。

“女孩子是追的，同样，男孩子也是追的，他有了女朋友，我也可以照追不误呀！”

如此一阵自语，她才豁然心情开朗。

“嗨！张凡！连电视也不看，干吗在客厅里打转转，是不

是想父母了？”

“正在研究你为什么这样晚还不回来？”张凡笑着说：“再不回来，我真会以为你改读夜校了。”

“就要考试，我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书，平常不用功，佛脚不能不抱一只。”

“本来——”张凡很难冲口而出：“等你回来陪我去跳舞的。”

“等我考试完了好吗？”白帆故意说：“因为我有个老毛病，考试前跳舞，不吃鸭蛋，就是不及格。”

“好嘛！等你考试完了，不然，你吃起鸭蛋来怪我，才是天大的冤枉呢？”

“还是你聪明，”白帆这才把书往桌上一丢：“我爸和妈呢？不在家？”

“出去跳舞了，我直敬佩他们的爱情弥坚，也无限的羡慕。”

“他们每个月要跳一次舞，三十年来都如此。”

“好有意思，你快说，是不是他们婚前签订的舞约？”

“想当年，我爸爸在大学里，风头之健，胜过他们学校的校花，人家是不打不相识，他们是不打不结婚。”

“把我弄糊涂了，你的意思是因为打了架，他们才结婚的？”

“可不是，”白帆倒了两杯冰水，递给了张凡一杯：“那位校花就是我妈，追她的人，多得如天上的繁星，多得如地上的沙子，她都不爱，却钟情于我爸爸。”

“名男美女才能相配。”

“也不知是故意？还是真的骄傲得连校花也不放在眼里？”

有一天，他们无意相遇，我爸爸便冷言冷语的说，有什么了不起，连舞都不会跳，我妈听了，火大着啦，一言不语，过去就是一个耳光。”

“两个人都过份了一些。”

“是呀！我爸爸又不甘示弱，回敬了两个耳光，他之所以多打一个耳光，说什么连本带利一并索回，当时我妈妈怔了，居然还有人敢骂她，敢打她，她忡怔完了，认为也是一个机会，便跟我爸爸打起赌来了。”

“赌什么？赌爱情？”

“赌会不会跳舞，我爸爸认为我妈不会跳，我妈说会，她建议我爸爸开个舞会，到时候，她不会跳，要我爸爸再打她两个耳光。”

“会跳呢？”

“我妈只要索回一个耳光，谁也不欠谁？”

“这倒奇怪，后来如何发展？”

白帆走进他的房间，又伸出头来，笑得非常可爱的，非常有趣的说。

“请听下回分解。”

“不嘛！”张凡快步跑进白帆的房间：“人家正听得起劲，我现在就要听。”

白帆唰的一声拉开了窗帘，打开了一扇窗子，夜风习习，吹得人好不舒服，可是，也拗不过张凡，只好继续说。

“我爸爸的个性也是强来兮，他有点不信邪，就真的开了一个很大的家庭舞会，我妈也准时而到，来者不善，我爸爸一见她，心里凉了半截，一个耳光准会被她索回去。”

“舞会终于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始了？”

张凡一个人还在房中跳着华尔兹，白帆笑着，也欣赏了一会，才慢慢的说。

“我妈自然是我爸爸的舞伴，可不是，他输了，我妈不但会，而且，跳得可棒啦！她是校花，当然也是舞会中最迷人的舞伴。”

“当时就索回一个耳光。”

“跳完了，我爸爸在我妈耳边问，为什么不当众一个耳光？她只是嫣然一笑，一直到曲终人散，我爸爸送她出门，在大门口才重重的赏了我爸爸一个耳光。”

“人要面子，树要皮，讨债也要拣个时辰和地点。”

“我妈就是这个意思，就在那一个火辣辣的耳光之后，他就向我妈求婚了，我妈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婚后，每个月跳一次舞，直到其中一人死亡而终止。”

“我也想像得出，毫不考虑的答应了。”

“不出一个星期，他们闪电而戏剧性的结了婚，一直到今天。”

“你知道得可清楚。”

“你就有所不知，”白帆一笑；“我爸爸和我妈说到我进了大学才停止，其实，不停止也好，希望他们永远说下去。”

“百听不厌？”

“你又有所不知，”白帆双手抱胸：“我每听一次，赏钱还真不少啦！”

说得张凡嗤嗤的发笑，本来是最关怀白帆的她，也忘记了问白帆吃过饭没有？这一个月以来，她确实从白帆的风趣和幽默中得到了不少的快乐。

突然，她一伸手过去，白帆也快着，一下便抓住了她的

手，而且紧紧地，疑惑着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也来个不打不结婚，”张凡很妙：“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表哥！你将来一定会对太太永远体贴和专情。”

“抱歉，我要三十岁以后才结婚，时代不同了，早婚而容易离婚。”

“喂，我虽然是国外长大，却不会把婚姻当儿戏。”

“张凡！我们是表兄妹，但不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婚前彼此了解是绝顶重要的，这样吧！别开表兄妹不谈，我们先做做朋友。”

“我只是担心怕你被别人追走。”

“那就是我们的缘份不够，自由恋爱，也要含着缘份，多少恋爱七八年，结果，结婚的对象都不是彼此。”

“表哥！没有人说我不漂亮，听多了，我也自认为漂亮了，在你面前，我却有丑小鸭的自卑，大概是你很少赞美我的原故吧？”

“你的确出奇的漂亮，因为我不知如何来赞美你，所以，干脆不赞美的为妙。”

“算你会说，对啦！”张凡终于想起：“你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书，一定还饿着肚子。”

“我买了一个馒头吃，现在还不饿。”

“太没有营养了，我去叫下女帮你弄饭，吃完了，看书跳舞，悉听尊便，啊！不行，我还得顾到你的老毛病”。

两个人相对笑了起来，张凡大概不会想到回到父母的身边去了，女孩子大了，父母身边的吸引力，便次于男朋友身边的吸引力了。



杜桂红坐在校园里看书，黄楚华和吴敏走近，分别往她的身边一坐，吴敏先说。

“杜桂红！你不用功也比我们用功的成绩好，不要老把我们抛在后面老远的好不好？”

“杜桂红！我跟吴敏特地来找你，我们已经获得证实，白帆报了名。”

“到时候，我们去听他演讲就是。”

“我们不但希望你，”吴敏认真着：“而且，催促你去报名参加，上次，白帆得了演讲比赛冠军，这次，你去把他击垮。”

“算了吧！我自认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，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天才。”

“杜桂红！”黄楚华说得好：“这可是特别引起他注意你的机会，假如，你击垮了他，他在你面前，就不会那么大的气焰了。”

“是呀！居然还有男孩子把我们女孩子不放在眼里，”吴敏说得更惊人：“岂不是海要枯，石要烂，甚至来个世界末日啦！”

“二位好心，我心领了，但犯不着赌这口气，万一击不垮他，还敬陪末座呢？他不是便会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”

“杜桂红说得也无不道理，”黄楚华动摇着：“吴敏！你还坚持？”

“我认为绝对有把握击垮他，杜桂红的声音不但是悦耳动听，而且，还铿锵有力，只要找我们系里的文豪写篇演讲稿，背个滚瓜烂熟，便一点问题也没有。”

杜桂红听了吴敏的话，也不觉笑了，虽然，她有时候也气白帆，可不想去击垮白帆，让白帆多拿几次冠军，也算是她私心之爱呀！

“吴敏说得也对，”黄楚华又说：“为什么风头要让他一个人出了，我就不相信他是个万能博士，十个冠军，他赢去了九个，我敢说他还有一个赢不去。”

吴敏和杜桂红同时疑惑的看着黄楚华，自然是吴敏比杜桂红沉不住气，她抢着问。

“还有一个什么冠军，他赢不去？”

“打屁比赛。”

三个人哈哈大笑，笑得树儿随风飘舞，花儿随风飘落，落在她们的头发上，也落得遍地，杜桂红拾起了一片花瓣夹在书本里。

“白帆的确是个动人的男孩子，二位不觉得太动人的男孩子，对我们女人是一种灾难吗？”

“我不觉得。”

“我也不觉得，”吴敏注视了一会杜桂红，才说：“这么说，太动人的女孩子对他们男人也是一种灾难罗，比如阁下。”

“我不觉得我漂亮。”

“不必谦虚了，何况，漂亮啦，动人啦，加上什么性感等等的，要别人夸才算数。”

“是呀！”黄楚华附和：“杜桂红！谁不说你漂亮，谁不说你动人，谁不说你性感。”

“啊！老天！杜桂红第一次听到似的：“我也居然性感起来了，二位说我是性感小猫？还是性感小鸭？”

“都不足以代表你，”吴敏敲敲前额，帮助思索：“有了，

绝不是夸大，而且，恰当地说你是性感的象征。”

“嘿！”

“吴敏说得一点也不错，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，”黄楚华妙极了，她拍拍杜桂红：“阁下听了不要生气，并不是我喜欢拿死人作比，你比起玛丽莲梦露来还要性感多多。”

“再说下去，珍罗素的尺码也不会有我的大了。”

“黄楚华和吴敏，真是一对妙人，一同打量了一下杜桂红，吴敏抢着说。

“在这方面，我们不敢为你虚张声势。”

“噯，言归正传，”黄楚华收敛了笑容：“杜桂红！我们替你去报名，也替你找文豪写演讲稿，到时候，你就背个滚瓜烂熟得了。”

“反正还早，”杜桂红只好说：“等我慎重的考虑过了再答复你们。”

“也好，”吴敏同意言之成理：“三思而后行，总比盲目的行动要好。”

“我们进教室上课吧！”杜桂红右手撑着吴敏的肩，左手搭着黄楚华的肩：“谈多了白帆，将来毕不了业，可就后悔莫及了。”

“毕不了业，我们统统嫁给他，”吴敏说得好绝：“我们是好同学，共侍一夫，没有事就聊天，吵嘴、打架，既甜蜜，也刺激，最主要有那样一张长期饭票也不坏。”

“吴敏！你的相法大错而特错矣！我们是好同学，到时候，白帆对我们淡如水，冷如冰，对杜桂红热情如火，柔情无限，看在阁下的眼里是怎样的一种滋味？”

“他为什么要对我们淡如水，冷如冰，独对杜桂红热情如

火，柔情无限呢？”

“我看你是四肢并不发达，头脑也很简单。”黄楚华指着杜桂红：“她美如天仙，嫦娥下凡似的，阁下和我呢？真是一只丑小鸭加上一只丑小鸭。”

“所以，我说吵嘴打架，惊险刺激。”

“我还是暂时以黄永居为对象吧？因为，本姑娘最不会吵嘴，也不会打架。”

一只胳膊挽一个，杜桂红把她们挽进了教室，要不然，几个女孩子在一起，叽叽呱呱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？



白帆吹着轻松的口哨回来了，善于察颜观色的张凡，可爱地迎上去，迅雷不及掩耳似的，在白帆的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，笑得既羞且美的说。

“你考得一定很满意，所以……小小的嘉奖。”

“张凡！你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快去换一套漂亮的西装，我请你去吃饭，统一香槟厅，我还没有去过，你陪我去跳舞，紧张的考试过后，一定要让身心轻松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呀！”白太太适时的走了出来：“张凡说得对，白帆！你就陪她出去吃饭，然后，看电影，或是跳舞，随你们高兴。”

“妈！我还有点别的事。”

“明天再做。”白太太以命令般的口吻：“今天陪张凡要紧。”

白帆有些母命难违，何况，在母亲面前，也不能太不给张凡面子，他便无奈的点了点头。

张凡可就高兴得真的跳了起来，如果，白太太没有站在一边，她可能又要失去控制，一家伙搂着白帆的脖子，重重的一吻呢？

说也奇怪，并不是柳下惠再世，白帆最难消受这种美人恩，难道，连张凡这样的美人胎子，也打不动他的‘芳’心？



看了一场葛莱哥苹毕克的电影，白帆和张凡才来到香槟厅，此厅而取名香槟，的确是够味，两个人已经坐了下来，张凡还没有松开白帆的手。

先叫了一些饮料，白帆看看张凡，有些怪怪的问。

“你没有意见吗？”

“有，”张凡一笑；“我们来香槟厅而不喝香槟，岂不有虚此行。”

“张凡！”白帆说着笑话：“到这些地方来，花几百块跳跳舞，喝喝饮料就算了，还要开香槟什么的，最低消费额便会变成最高消费额了，我身上钱不多，出去怎么辩？”

“说过的，今天由我请你。”

“吃饭看电影，你已请过了两样，我也不好意思真的观光客似的，你才是名符其实的观光客，应该由我尽地主之谊。”

“不要分得这么清楚，别的都不谈，我们到底还是表兄妹。”

张凡一招手，嘿，她真的要了香槟啦，并且，还笑着说。

“表哥！我不反对男孩喝点酒，某些时候，酒最能助兴，你会喝一杯，你不会喝学着喝一杯，如果……”张凡俏皮地：“不给我面子，满满的罚你三杯。”

“我宁可接受你的惩罚。”

“哦！”张凡有些不解着：“你就真的这么倔强吗？”

“非也，因为原有的一杯，还可以喝两杯，何乐而不为，再说，不喝也白不喝。”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既来之，则喝之，既来之，则跳之，既来这，则……。”

“不要再‘则’了，再则就会倒了，”白帆指指张凡的手：“现在请松开我，我不会跑掉，何况，我是坐在里面。”

“不怕你跑掉，却怕人抢你，你看看舞池中，如花似玉的小姐们多着啦。”

“她们都已陶醉了，有位小姐好像伏在男朋友的胸前睡着了。”

“还在跳动。”

“也只是有限度的跳动。”白帆妙极了：“他们何不躲到防空洞里去拥抱，却要跑到这儿来凑热闹。”

“自然是这儿的情调好罗，”张凡明知故问：“表哥！人家说跳舞最能增进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你说呢？”

“我还没有作过这方面的试验。”

“现在不是一个好机会吗？”张凡说得非常的明显：“祝你试验成功。”

白帆端起酒杯，仿佛，在张凡面前不敢随便开口。

“表妹！我干杯为敬，你随意。”

“才不要，这样太不公平了，你喝一杯，叫我随意喝一点，我也要干一杯。”

“对于不会喝酒的人，酒是不给人面子的，会喝酒的人还会喝醉了呢？”

“放心，我是半个酒仙，”张凡先干了：“加上你半个，便变成了一个了。”

“我们快去跳舞吧！才能避免多喝，让你醉了回去，妈不骂死我才怪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”张凡笑着滑进舞池：“有舞同跳，有酒同喝，有福同享，有苦同担，有骂同挨，有家同回，有床……。”

“白帆立刻用手指压住了张凡的嘴，他怕张凡越说越不像话，因为张凡已经一杯下肚了，万一借酒装疯呢？这么多的人，洋相可出不起。

“表哥！我要学那位小姐的，伏在男朋友的胸前，陶醉得好像睡着了，自然，也要学她的有限的跳动。”

“好的不学，为什么要学坏的？站要有个站相，坐要有个坐相，跳舞要有个跳舞相。”

“我真怀疑在追一位老师。”

也忍不住笑了的白帆，他带着张凡包着舞池转，转了好几圈，张凡更幽然。

“表哥！环绕地球几圈了？”

白帆还没有回答，音乐换成了探戈舞曲，张凡的精神为之大振，她最喜欢跳探戈了。

“张凡！你要是不会跳，我们就休息。”

“哼啦，小看人家。”张凡突然；“啊！你健忘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跳舞。”

“倒是有跟你第一次跳舞的新鲜之感。”

“算你会说”，张凡催着：“快带一些花步，你跳得不错，我也跳得不赖。”

“半斤六两。”

“一点都不谦虚，”张凡噘子一下嘴；“居然喻你自己为半斤。而说我是六两。”

“那就换一下好了，六两是我，半斤是你，”白帆笑笑：“其实，相差二两，也算不了什么，你喜欢计较的话，我说你是十三点，不，我说你是十三两，岂不是恭维你上了天。”

“我研究过了，只有十三点才有勇气追你，所以，你可以‘点’而不必‘两’。”

不是锦上添花的来赞美白帆，他的舞跳得的确是好，尤其探戈，带得更是没有话说，难怪一些女同学跟他跳过一次舞以后，再跟别的男孩子跳舞就不感兴趣了。

跳完探戈，张凡主动的拉着白帆回到了座位，她立刻举起杯。

“跳得真过瘾，这是感激的一杯。”

看看张凡又是一口而尽，白帆也就不甘示弱的干了，不过，他笑着说。

“其实，你比我喝酒的借口还要多。”

张凡笑的时候，她的手又紧握住了白帆，这个男孩子对她而言，好像是高压电，使她感到一阵眩，也许是酒精的力量吧！

“表妹！已经来了两个月，你还没有回德国的打算？”

“还没有结婚以前的小姐，就好像是无任所大使，我在这里重要，就在这里，阁下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！”

“难道不思念你的父母？三天见不到我的父母，我便想得要命。”

“因为我想通了，”张凡又握着杯：“女孩子迟早要离开父母的，表哥！等到你毕了业，我们一起到德国去。”